

●林清玄／著

可以预约的雪

我们一定要维持着美好的心
欣赏的心

就象是春天想到百合

秋天想到兰花

永远保持着预约的希望

知识出版社

328
2.8

44.628

LQX 2.8



林清玄 / 著

可以预约的雪



图书编目(CIP)数据

可以预约的雪/林清玄著. -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1

ISBN 7-5015-1893-9

I.可… II.林…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9132 号

责任编辑:张晶

装帧设计:康笑宇

策 划:汉霖 麦克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7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天津蓟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25

字数:62 千字 印数:1-15000 册

定价:11.5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1	自序/悲欣交集的一九九七
25	风中跌倒不为风
29	可以预约的雪
35	七年之痒
43	以夕阳落款
47	常想一二
53	猜 影 子
59	许 愿 镜
65	圆满如秋月
71	生命的接榫
77	有情风卷无情潮
84	炭香的记忆
90	锦兴蓝衫
95	比巴黎更远的地方
101	只有清风，了解莲的淳美

107	一路热闹到底
113	云与云的相遇
119	雨的轮回
123	水晶仍在生长
129	心静下来，就闻到了香气
135	曼陀罗花下的白百合
141	美好的秘藏
147	铁树的处女之花
153	达摩兰也有春天
159	露台观鹰
165	围着玫瑰的蔷薇篱
171	跨越生命的界碑
175	散步于沉默的田园
179	自知心如玉
185	水终有澄清的一天
189	立刻完成的灵药

自序 · 悲欣交集的一九九七



我深信

无论多么痛苦

都能与美并存

痛苦会过去

美,会流传

在泪眼中看见烟火

一九九七年是我生命中变化最大的一年。

在我十几年的婚姻生活，就好像走入泥泞之地，或者陷进流沙，愈走愈荒凉、愈来愈深陷，我感到非常的痛苦和恐怖。

相知的朋友时常对我说：“你难道要这样过一生吗？难道只有默默承受痛苦才叫做修行吗？”

一般人很难了解，在我不幸的婚姻背后，支助我的最大力量，是我的妈妈。她知道我的一切苦难，总是在我快要无法承受的时候，她拉着我，仿佛是在泥泞中给我一支拐杖，在流沙里给我一条绳索。

在妈妈的打气加油下，我一次又一次的流泪，渡过难关。

记得有一年过年，我没有回乡下，我向妈妈说：“报社工作很忙碌，过年也要轮值。”

实际的情况是，我的太太不知道跑去什么地方，我必须留在台北四处寻找，并且等候电话。但是，我没有告诉妈妈，怕带给她烦恼。

一直找到除夕夜，未有消息。

我开车从郊外的寺院回家，刚满四岁的儿子已经累得熟睡了。除夕黄昏的台北就像一座荒凉之城，连最热闹的台北东区也一片寂然，只有冷得像冰一样的雨，在荒城的上空飘着。

这时，我想到妈妈、姊姊、兄弟、一大群的亲戚，在南部的家乡，正欢欣的过着一年一度最热闹的年。烟火炮竹、围炉夜话，因为珍爱相聚的时光，终夜不睡。

想着想着，我的泪水像阳明山的温泉突然喷涌，流过冰凉的脸颊，还听得到冷热交煎的“戚戚”的声音。我哭到全身颤抖，无法开车，只好把车子停在中山纪念馆的侧门边，痛痛的哭起来。

我十五岁不到就离开家乡，怀着对事业与爱情的美好梦想，独自在台北奋斗，不管多么辛苦，每年都会回家过年，却因为惨痛的婚姻，使我连这珍贵的与家人相处的时光都失去了。我边想边哭，愈哭愈伤心，正伤心时，突然看到纪念馆上空爆开烟火。短暂而炫烂的烟火，在黑夜的微雨中，显得更明晰，有震人之美。

有一个观点马上使我止住了哭泣：为什么我可以一边伤心，一边还欣赏美呢？人如果为了伤心而忘记

美的存在，岂不是太可怜了。

于是，我擦干泪水，载儿子回家。

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好不容易找到几包泡面，就泡了两包面，和儿子一起吃“年夜饭”。

吃到一半，门铃响了。

我一开门，吓了一跳，门口站着妈妈和大姊。我傻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

“亮言呢？”妈妈和姊姊迅速走过客厅，看到孩子正在专心的吃泡面，妈妈回头温柔的责备我：“今天是大年三十呢！给孩子吃这个！”

妈妈和姊姊从乡下带来很多菜，才一下子，就把餐桌摆满。妈妈叉着腰，欣赏自己的杰作，满意的说：“这才像我们家的年夜饭！”

“妈，你们都跑出来，家里怎么办？”

“放心！家里有你大嫂。”妈妈说。

姊姊告诉我，这是六十年来，妈妈第一次在过年时离家出走，也是第一次坐车坐那么远没有晕车。

妈妈听了，开心的说：“对呀！就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才稀罕。我回旗山，就可以品给人家知道：我今年在台北过年，有稀罕无？搁卡稀罕的是，台北人过年都是吃泡面咧！”

经验过人生的大风大浪，妈妈永远不失去幽默的本色，这实在是我万万不及的。

妈妈在台北过年的几天，给我和孩子无比的欢笑和安慰。但姊姊私下告诉我，妈妈一听说我因工作忙碌不回去过年，就知道我有事瞒着她，非常的忧心，才会不顾家里，跑到台北陪我过年。

也是那几天，我才有机会向妈妈吐露我内心的痛苦；令我讶异的是，妈妈并不在乎我受苦的细节，而重视我在这些过程中的学习。妈妈说了两个观点，至今还深深影响我。她说：“对一个有思想的作家，任何人生的变化都是好的。”“树头若站得在，不怕树尾做风台。”

妈妈回乡以后，当然不会对别人说在台北吃泡面，而是台北过年多么有趣和美好。

从那一年，我决心把树头站稳，不再让母亲忧心。我带着四岁的孩子在全省巡回演讲，每年讲两百余场；从《心海的消息》到《天边有一颗星星》，从《身心安顿》到《烦恼平息》^①，从《在苍茫中点灯》

^① 出简体字版时《身心安顿》更名为《寻找心灵的故乡》，《烦恼平息》更名为《漫步人生的花园》。

到《以有情觉有情》，从《欢喜心过生活》到《清静心看世界》，从《平常心有情味》到《柔软心无挂碍》，从《打开心内的门窗》到《走向光明的所在》……

十几年来，我透过不断的学习和体验，独饮生命的苦汁，与人分享智慧的甘露，并反复辩证如何在最艰难的困境里寻找自由的曙光。当我建立起这些深沉的思维：“痛苦是伟大的开始”、“无聊是解脱的起步”、“悲哀是慈悲的开端”、“烦恼是智慧的源头”……并且诚挚的与有缘人分享时，常常萦绕我脑海的，是多年前的除夕，在泪海婆娑中，看见暗夜突然爆开的烟火。

我总是相信：痛苦的生活与美好的向往可以同时存在；我也总是深信：痛苦会过去，美会留下来。

主办演讲的朋友常问我：演讲行程这么辛苦，为何总是带着孩子？

我笑而不答，因为我不想告诉别人生活的细节，我重视的是过程的学习与智慧的开启。

我那永远向往着美好境界的妈妈，最后在一九九六年离开了我们。一直到临终前在病榻上，她也很少向我投诉生病的痛苦，而是殷殷垂询我的生活与写

作。她读过我的每一本书，总是相信我会写出更美好的作品。有一次她对我说：“不管你做什么，妈妈永远支持你。”

一九九六年的过年，妈妈的病情危急。除夕夜，她勉强坐起来给我们压岁钱，对大家说：“妈妈真欢喜有你们这些孩子，每一个都这么好，每一个都这么有孝。”

我们含泪走出妈妈的房间，我看着窗外黑茫茫的天空，想起多年前除夕夜台北的泡面、眼泪与烟火。

妈妈随着过年的烟火，闪着璀璨的光，才刚过完年就离开了我们。

相隔一年，我离婚，再结婚。大儿子十五岁，小儿子出生。

正是变化最大的一九九七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向母亲焚香报告，就像她还在我们身边。

我常向妻子淳珍说：“我最遗憾的是，你没有来得及认识妈妈。”

我也常向妈妈祝祷说：“我最遗憾的是，妈妈没有来得及认识淳珍。”

但我知道，不论我的生命如何变化，妈妈都会支持我、祝福我，那是因为她深知我的本质。她一定也

会欣慰，从此过年我不用再吃泡面了。

“对一个有思想的作家，任何人生的变化都是好的。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有更多的体会，写出更美好的作品。”

我不能停止生命的变化，但我会变化里学习、思想和创作。

我不能化除人生的痛苦，但我深信：无论多么痛苦，都能与美并存，痛苦会过去，美，会流传。

子弹列车暂时靠站

一九九七年是我生命中最平静的一年。

由于经历了生活中巨大的苦恼，我逐渐学会了转化和提升。当看清了生命的无可奈何之后，我知道惟有更开阔的内在空间与更纯粹的灵性世界，可以让人无怨的面对生命的冷酷。

为了更开阔的内在空间，我专注于文学与艺术的创作；为了更纯粹的灵性世界，我学习佛法，以及一切可以提升性灵的方法。

以文学为主轴，以佛法为经纬，我慢慢体会出一套面对苦恼的方法，而我的思想系统也跟着苦的转化

而成形了。

对于身陷生命苦恼的人，每天就好像上前线一样。既然不能避免的要上第一线，那么，精良的武器、充分的补给、承担的勇气都是不可少的。

我的精良武器是“快乐的活在当下”“永远保持感恩的怀恩思想”“养成逆向思考的习惯”“对过去无怨、对未来无忧”“永不失去美好的希望”……

我的充分补给是生活的真、思想的善、文学的美、佛法的圣。希望透过更深的学习与体验，不至于在生命中白白受苦，而是每一次的苦都能成为智慧与慈悲的养料。

我的承担勇气是来自于父母亲的教导。深信在时间上有生生世世，在空间上有无限宇宙，将人放在时空的坐标，实在是渺如沙尘粟米，人的一生刹那即逝，更何况是每一小节的过程呢？

当我的“思想之树”长成之后，我常常想到世间的人也和我一样，承受着类似的痛苦，我开始把文学和佛法结合起来，一面写作，一面演讲。我的动机非常简单，就是“学习的分享”，试着把经由学习所体验的智慧与大家分享，一起面对自心的烦恼与外境的苦难。

《菩提系列》《人生对话系列》《现代佛典系列》《禅心大地系列》，乃至《打开心内的门窗》《走向光明的所在》有声书系列，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完成的。也是这种心情，才有办法在十几年来，每年两百余场不间断的演讲。

想一想；每天上前线的人，每年要出版五至六本书，每年要做两百场的演讲，其艰苦是不难想像的。由于我并无名利权位之念，所以书籍大为畅销，演讲会人山人海，都出乎我的意料。

及至猛一回头，我被称呼为“大师”“菩萨”，甚至成为许多人崇拜的偶像，也使我感到吃惊。因为我是如此平凡的人，我所传达的思想正是“做一个平凡人，不断学习转化，迈向生命更美好的境界”。

这个社会渴切的希望读我的书、听我的演讲，近十年，常使我陷入挣扎矛盾，使我非常怀念不必天天赶场、没有目的写作的山间林下耕读散步的田园生活。

我常常对朋友说，这十几年的生活就好像坐上日本新干线的子弹列车，一直向前奔去，甚至没有时间停下来，看看窗外的景物。我多么渴望生活的步调可以慢下来，也多么渴望过着没有掌声与喧哗的简单生

活。

因此，一九九七年，当我的再婚遭到扭曲误解，我的内心虽然难过、遗憾，却也为自己能停止忙乱的生活而庆幸、欢喜。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日，我在台北学苑做这一年的最后一场演讲。现场一如往昔，人山人海、一票难求，不同的是，有四部现场直播的电视转播车、二十六台电视摄影机、一百多位记者、八位保全人员、四位管区警察，不仅是我历来演讲最轰动的一次，听说也是台湾史上作家演讲最轰动的一场。

当天的讲题是《美好的心，永远流行》。

演讲完后，保全人员护送我在大雨中离开，接我的车子穿过重重的人潮，办演讲的朋友问我：“老师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我自由了。”我说。

因为在演讲开始之前，我宣布：“林清玄基金会暂停运作。”“在年底之前，停止所有的演讲，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那种感觉就像是子弹列车到站，终于可以停下来，看看美丽的樱花与枫叶，在飘着风花与细雪的窗边，喝着最醇美的清茶。